



锦绣

新生，

『东方丝都』迎来最好时代

柴逸扉 杨勇

不久前，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蓉城举行。其中，传统手工蜀锦织造技艺展成了重头戏：除了大花楼木织机现场的织锦表演之外，大型蜀锦蜀绣《南方丝路图》和诸多蜀锦艺术品也得以展出。

对于成都而言，蜀锦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和发展这一技术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需要创新，更要有继承

成都，草堂东路。这里坐落着蜀锦织造博物馆。在参观时，访客会看到，学习蜀锦和蜀绣织造技艺的学徒正在不断地互相交流、精练技艺。而在不远处的四川省博物馆，两处蜀绣技艺暑期教学班吸引着孩子们慕名来学习。

“中国的历史有多长，丝绸的历史就有多长”，蜀锦师傅贺斌表示，天府之国的水土孕育了以蜀锦和蜀绣为代表的古代蜀地丝织业的兴盛。蜀锦凝聚着蜀地人民几千年的智慧，并作为成都历史的见证者，反映着时代的斗转星移。

“蜀锦的创新很重要，但是它的传承也很重要。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不谈传承，只说创新，是无根之树，无本之源。”

上世纪90年代初，潘雪梅从大学毕业之后便分配到成都东方丝绸厂工作，并与现在的蜀锦文化公司负责人相识。工作不久，她便转行到学校任教，这一去就是10年。10年之后，一次偶然机遇下，两人再次见面并提起了蜀锦；怀着对蜀锦那份最初的爱，他们最终选择来到蜀锦织造博物馆，



四川省博物馆蜀绣学习班上，孩子们在学习制作蜀绣。 杨勇摄

开始从事现代蜀锦、蜀绣设计工作。

十几年的峰回路转，回到传统蜀绣技艺的传承中来，她认为既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宿命。

在蜀锦创新设计的过程中，潘雪梅说：“我们做的创新只是一部分，还有一大部分是传承，就是原封不动地按照古代人的纹样、技法去织造。”“我们所做的创新一般是材质、纹样、技术三个方面，要尽量去根据现代人的需求、适应现代人的生活。就如我设计的一款包，就采用了蜀绣与PVC材料的结合，突出了丝绸织物的美观度。”

“在技术工具更新上，我们还是采用半手工和半自动加工的铁机多一些，数码织机虽快，但无法替代手工的挖花技艺，机器没办法进行‘通经断纬’这个技术。”潘雪梅介绍说。

蜀锦运用的蚕丝为熟丝，不能下水浸泡，也是一个局限。蜀锦博物馆的馆长钟秉华正为此努力着。她已经找过很多广东和江浙的生产商，力图解决蜀锦材质问题，达到防水、防电、防腐蚀的效果，这也是蜀锦市场化的需要。

钟馆长说：“传承蜀绣技艺、推广蜀绣应用文化是我们以后的一个目标，我们目前已经走过了蜀锦抢救性保护和传承发展阶段，将来会根据市场，在工艺品、收藏品之余，做一些实用产品和文创产品，这一切目前还在探索。”

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在蜀锦的发展过程中，“走出去”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



图为蜀锦蜀绣元素在现代服装中的运用。 资料图片

个新话题。在两千年前，蜀锦依靠丝绸之路在欧亚闪耀出了璀璨的光芒，成为令人称道的珍贵贸易品；一百年前的宣统元年（1909年），蜀锦参加南洋博览会，获“国际特奖”；1937年5月，蜀锦在美国纽约万国工业博览会获“东方美人奖”，又一次惊艳世界。

今天，“蜀锦人”仍然在努力着。2013年，财富全球论坛在成都举办，参会嘉宾在蜀锦织造博物馆见到了一场令人激动的蜀锦服装设计秀。

2015年7月，米兰世博会迎来“成都周”，而蜀锦作为成都不可或缺的元素被展示出来，观众无不因其明艳的色调、特色的纹饰而啧啧称奇。

蜀锦织造博物馆也在开展着国际合作。目前除了时装周外，博物馆方面正在邀请外国设计团队设计官方网站，并与加拿大公司合作开发创意产品和实用品，结合国际化的理念和元素，把蜀锦真正推向国际市场。

新的契机，最好的时代

据资料记载，蜀锦在历史上有着三次兴盛时期，一是汉代，二是三国，三是隋唐。这三个时期，蜀锦在织造技艺和商业化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并通过丝绸之路影响到东亚、东南亚和中亚甚至更远的地区。

“在元代以后，由于战乱等原因，尤其是明代，政治中心南移造成了蜀锦在明清时期的衰落。”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黄能馥如是说。

但是蜀锦在明清时期并没有完全衰落，被誉为“晚清三绝”的方方、雨丝、月华等流芳百世的蜀锦，显示了明清时蜀锦织造技艺已经走向巅峰。而在近代，蜀锦织造技艺被较为完整地传承下来，蜀锦技艺大师贺斌告诉笔者，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都蜀锦厂还有很多技术熟练的工人，蜀锦织作的分工非常细。

当被问起今天蜀锦的发展契机时，潘雪梅这样说：“这是最好的时代。”

成都都是南丝绸之路的起点，是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汇点和重要枢纽。蜀锦古时候就是南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现在国家提倡的“一带一路”构想给蜀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从锦官的设置到益州因锦发达，成都在长达2700多年的织锦业历史中绵延着大大小小的故事。锦曾深入人民的生活，成为蜀地重要的经济支柱，同时也因为锦为代表的纺织品贸易开拓了南方丝绸之路。锦是史事，也是新话，蜀锦的传承和发展必然会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一个例证。

今天，成都着力打造“东方丝都”，在传承保护蜀锦等传统丝织技艺过程的同时，守正创新，走出一条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获新生的路。

『花重锦官城』 南方丝绸之路与成都织锦业

杨勇

2015年3月28日，国家三部委联合发布了“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这一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成渝城市群是内陆地区发展的重点区域之一，而成都都要打造成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的具体实施计划，它唤起了成都尘封已久的丝路记忆。

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象征。大多数人眼中的丝绸之路主要存在于北方，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包括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在内的南方丝绸之路也逐渐被人们所了解并接受。

在成都蜀锦织造博物馆，笔者见到了一幅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展示图，显示了在云南大理交汇之后向印度延伸的南丝路线。公元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及阿富汗发现了印度贩运来的蜀布，从而了解到这条南方贸易路线的存在。公元前2世纪以来，正是这条错综复杂的经纬路线联系了东西方文明，这条线路上运输着丝绸、茶叶、香料和瓷器等商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丝绸。著名学者季羨林认为，这些经缅甸输入印度的中国丝绸，产地就是成都。

回溯以往，成都的丝绸文明，积淀着上千年厚重的历史。从传说中四川盐亭人嫫祖发现蚕丝开始，到聚集在岷江上游的蜀山蚕从氏发展栽桑养蚕的技术，再到以蚕桑丝绸兴邦、建立蜀国，蜀地的兴起无一不与丝绸业有着紧密的联系。三星堆出土的人鱼面具，也形象反映被称为“凸目养蚕人”的历史。

成都民俗文化专家袁庭栋说：“我们蜀人这个‘蜀’字，过去是个象形字。怎么讲？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里讲的很清楚，葵中蚕也。我们蜀人的图像，最早就是蚕。”

锦是蜀地丝织品的代表，是提花丝织物的一种，织出来就有图案。在众多丝织品当中，蜀锦代表了古代中国乃至世界丝织造技术的最高境界。

时间进入汉代，成都丝绸，尤其是蜀锦的织造业已经十分发达，政府设置锦官监督织造蜀锦，故成都又叫锦官城。当时巴蜀“丝锦布帛之饶，衣履天下”，成都在今天仍然有很多地名和锦有关系。如锦江，是古时候洗濯蜀锦的地方；锦里，是织锦工人居住的地方；锦市和锦官驿是交易和起运蜀锦的地方。这座城市以锦命名，因锦而兴，与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成都平原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推广蜀锦织造技艺，并强调“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蜀锦逐渐成为蜀国的经济支柱，就连当时丝织业发达的北方也不及。蜀锦在诸葛亮的推动下，传到广西形成了今天的壮锦。蜀锦对云南、贵州等地的少数民族丝织品，如何锦、宋锦和云锦也有影响。俗称蜀锦“母天下锦”。

隋唐至宋时期，成都以织锦业为代表的丝绸产业发展达到顶峰，生产规模前所未有，产品行销遍及欧、亚、非各国。

“道通五尺，山间铃响马帮来；友邻天下，蜀锦铺就丝路。”长期致力于城市史研究的何一民认为，蜀锦体现着成都的智慧。成都凭借独创的先进丝织造技术，生产出既美且轻的蜀锦并远销各地。

如今，成都正秉持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努力建设西部经济中心、区域创新创业中心、美丽中国典范城市、国家门户城市、现代治理先进城市和幸福城市。如何努力实现这些目标，也许我们可以从“锦城”蜀锦的历史中得到宝贵启示。



蜀锦技师们在检查织机上的丝线。 资料图片

天工开物造蜀锦

——蜀锦的花楼木织机和织造技艺

本报记者 柴逸扉



蜀锦博物馆内，织工们用大花楼木织机织蜀锦。何海洋摄



蜀绣技师在创作作品。 柴逸扉摄

2012年，成都老官山西汉墓地，4部竹木制提花机模型被挖掘出土。这是迄今中国发现的唯一有出土单位的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与织机一起出土的，还有十多项彩绘织机木俑，这也是汉代蜀锦纺织工场实景的模拟再现。此次发掘成为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时隔三年，在今年的10月11日，修复完成的老官山提花织机模型空降杭州，首次向公众展出。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指出了这四合织机的意义。他表示，这是目前发现的全球最早的提花机模型，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纺织史的空白。更有专家称，提花织机的发现正印证了成都作为南丝绸之路起点的说法。

蜀锦织造所依靠的工具，从一人席地而坐简单操作的腰机到两人合作操作的清代花楼机，织造工具及技艺经过了上千年的演变。如今能够织造蜀锦的手工业织机已经不多，在成都浣花溪畔的蜀锦织造博物馆，就保存着一台清代手工花楼木织机。

蜀锦织造博物馆前身是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成都蜀锦厂。整个博物馆有两层，中间通体天井。在历史文化展区的一隅，有一幅现代仿

制锦很是突出，锦面织有8个隶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并用鲜艳的白、赤、黄、绿四色在青地上织出汉式典型的图案。博物馆讲解员何女士告诉记者，该作品是博物馆利用花楼木织机织造的仿制品，原物1995年发现于新疆和田尼雅遗址，显示了蜀锦在汉代就具有出色的染色和丝织技艺，也证明了成都在古丝绸之路之上作为发源地的地位。

博物馆的师傅贺斌，是目前较为完整地掌握蜀锦织造技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之一。他表示，蜀锦织作之难，工序之多，属众多锦类之最。“在熟丝染色之后，才进入了蜀锦织造前最主要的环节，挑花结本。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说：‘凡花必先挑而后织，花有本，挑有式，织有法。’挑花结本技艺在中国古代提花织造过程中被广泛运用，而蜀锦为最早。”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蜀锦挑花结本技艺极其考究，可谓是细节的艺术。只有细丝密线，才能缀连成篇。”贺斌师傅说，挑花的技艺恰是艺术与技术的对接，前期师傅要进行样稿设计，画图并标注经纬。通过意匠制作、挑花结本，他们在480根绸子上用花签和花

勾把不同色彩的纬线结上去。这一过程不能出差错，因为每一个节点和纹路必须对应在线上。

“结好花本之后，工匠要在花楼上过花，这是织机能织出图案的原因。目前博物馆保存有传统织造蜀锦的小花楼木织机，同时改进的大花楼木织机也逐渐被使用。”

“上机要如猴上树，下机犹如鹰抓兔，眼观竹钩，耳听仓响。”这是老师傅常常提起的口诀。蜀锦的织造不是凭一个人就能独立完成的，需要有提花工与挑花工的默契配合。挑花工每次提起经线，挑花工顺势脚踏竹竿、投梭打纬，梭子投过后要按顺序放在一侧，顺序乱掉就会影响花纹。一厘米的蜀锦需要耗费136—140根纬线，两个熟练工人一天下来也只能织7—8厘米。

贺斌师傅说：“蜀锦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学会的，现在一般年轻人学习蜀锦周期较短，如果要熟练掌握需要七八年才行，这主要就是一个定手性的过程。”

定手性，既要手足并用，还要与他人手手相应；既要耐得住心，也要下得了功夫，如此才能织出好锦，守住技艺。